

懷念謝元裕教授 文席謀 6/27/2001 於洛杉磯

元裕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去世。他去世後，我常常想念他，夢見他。常感內心衝動，欲將這份友情用文字寫出，作為紀念。元裕和我一九三九年同榜考進在重慶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他在土木系，我在機械系。一年級很多課程相同，彼此面熟。二年級以後分系上課，很少見面。畢業後各奔前程，多年後才發現都到了台灣。也曾同在台大任教，他是專任名教授之一，我是以機電工程設計為專業，在冷凍空調工程方面承乏在若干大學任教。兩人在中大同學會中偶有機會見面。那時工作都很忙，各自接觸的人多，我們之間沒有多的交往。直到晚年兩人都退休定居在洛杉磯，在一九八六年的一次同學會聚餐時相見，經過敘舊，感覺親切，開始晚年深度交往。兩家相隔不到三哩，因而來往密切。又因性格相近，趣味相投，十一年之中，發展到情同手足。他家的厚環嫂和我家的侶仙也很投緣，很快成為妯娌一般。他哥哥承裕和我在中大機械系同班，在台北時有深交。也是我們間友誼迅速發展的原因。

他來洛杉磯比我們早，對當地和美國甚至整個世界的了解遠比我多。最初幾年，一有機會便對我詳加解說。最初發現我駕車習慣於台灣時那一套，他不憚煩向我糾正。因壞習慣太深，不十分遵從他的"教導"，我果真出過不少問題。吃罰單，強迫上課，汽車保險費增加。直到近年才算是好些。他也告訴我當代美國的政壇人物，以謙和為尚。譬如雷根，老布希，說話時態度都是輕鬆和藹可親。與台灣不同。他學問淵博，知識豐富，修養好。使我受益良多。在洛杉磯的退休生活中，我為消遣而寫過不少文章，出版兩本書。在這過程中，他曾給我很多鼓勵和幫助。包括內涵和文字方面的改進，多番校正。他曾撰好一聯，『莊生觀魚意，逸少換鵝情』由我書寫裝裱送給他。我瞭解他的情意。我也以不同領域和環境中取得的經歷和知識及培養出的能耐，儘可能幫些小忙相回饋。他家的事，小如汽車臨時故障，大如開心手術時的夜晚守候，都有我參與。

生活方面也很多打成一片。互訪聊天，一同餐飲，多處旅遊。記起在同遊幽勝美

地時，在巴士中厚環和侶仙同座。元裕和我同座，一路聊天，輕鬆愉快。曾在閉目養神和沉思之後，提議聯詩玩。由他開始一人一句。有："假日春光好"，"良朋結伴遊"，"車行不知遠"，"景物兩邊逃 ...等句。因厚環平時上班，周末才有時間。

曾多次約同在周末到附近不曾去過的景點玩。由他倆安排節目，由他指路，我負責駕駛。湖邊，海邊，某些小市鎮，都有我們的遊蹤。多次一同上館子餐飲。現在想起來那時兩家真如神仙生活。

如上所述，我受元裕的益處很多。而他有三件事因我的影響而改變。一是勸他們多食蔬菜，二是引導參加健身交際舞，三是勸他改變少睡的習慣。關於睡眠，我想他是因為智慧高思慮多而容易醒。據他所說，以往醒後率性起床看書。他原以為有些人不一定需要睡的太久，四五小時便夠了。我勸他即使醒了也要設法使重新入睡。古人有謂"不覓仙方覓睡方"。我和他討論"睡方"，延長睡眠時間。因為一同參加耆年社團交際舞會，我們每星期有好幾次見面。他的健康情況顯然曾有重大改進。增加一些生活情趣。

我們除每星期約兩三次在市交誼中心舞會相見外，還有一次午餐和象棋聚會。先是和另一中大同學鮑恩濟兄一道。後來鮑遷居較遠而不參加。改由定裕（元裕弟）介紹的梁佩璐兄參加而維持一三人小組。午餐時聚會，開始聊天。餐後到附近利交誼中心下象棋。三人輪流對奕和談笑，恢復年輕時心情。後來他健康情況較差，改為觀奕。三人年齡相近，我最年長，元裕次之，梁更次。各只相差一歲。我們趣味相投，有如歲寒三友松竹梅。心中所希望的祇是這樣生活能長時維持不變。

元裕博學多才，學貫中西。而且非常精到。事實上他對我而言是在師友之間。專業方面，他以英文寫過一本結構學方面的教科書。美國很多大學採用。被翻譯為多國文字而為別國所用（註一）。在文史哲及國學方面，他涉獵淹博而且造詣深厚。他記憶力特強，很多古書上的"掌故"他都清晰其來龍去脈。下面兩件事可以證明。

一天佩璐兄拿來大陸胡喬木先生給他信中的一首附詩，中有"慚折檻"的話，我們兩人不知其出處。元裕一看便知是胡喬木後悔當年不曾力諫阻止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事。

詳細講出這掌故的源委(註二). 另一為朋友中有問羅貫中 <三國演義> 開場白所引用的『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那首膾炙人口的詞是誰寫的(註三). 他一聽便能說出這 "臨江仙" 詞是明朝楊慎(升庵)所寫. 同時說出很多有關楊慎的身世和所作 "彈詞". 其他類似的事還很多. 都足以證明他的博聞強記. 三友性格相近. 屬於樸實而率真的一型的人. 因都研究過 <老子道德經>, <易經>, <金剛經> 等書, 我們的 "天地觀, 宇宙觀, 人生觀" 大體相同. 我們都是以儒家孔孟之徒自居. 我們不迷信, 沒有宗教. 但同意孔子 "畏天命" 的觀點. 可能解釋為不否定 "上帝" 的存在. 我則更認為 "上帝" 即是一切事物的 "真理和奧妙", 部份已為人知, 還有無窮多的尚不為人所知. 我寫過 <究天人之際> 和 <慎終追遠> 兩文. 他不曾提出反對意見. 佛教思想和老莊相近. 所不同的是佛教講輪回而老莊則否. 老子認為虛無寂滅是常態. 生命是短暫, 人死如燈滅. 但不能再燃. 他說過, "如果人有來世, 豈不太累? 寧願不要." . 他對文史哲方面書籍讀的比我多, 研究較深. 我但因以往從事工程設計寫設計分析書, 習慣於凡事多從析理入手. 因此兩人論事時, 可以就不同觀點互相受益啟發. 另一方面, 元裕儒雅從容, 而我自農村長大, 以後工作與工廠和工地接觸, 長於動手, 他可從旁批評指點, 使能做得更好. 他的謙和的態度和高明的見解, 常是使我由衷折服的. 所以我們相多年, 真可以話是乳水相容. 他的幽默談諧也是使人喜愛的.

他自言寫的字有 "帖意", 作詩有 "古風". 我完全同意. 暗想他確是符合古時 "高人雅士" 的標準. 若他出生在數百年前, 相信他能容易成名於科甲或成為學問家. 詩詞也是我們共同嗜好. 我多次因他敦促和鼓勵參加 "唱和". 他對我的詩有褒有貶. 都是由衷之言. 我那 "和" 吳士選(俊升)師 "九秩自壽" 詩, 元裕譽為 "華貴無比". (註四) 但一首應徵 "慶香港九七回歸" 的詩稿給他看, 他哂之為不堪修改. 後來我將它改了再改, 完稿後他已在病中. 我不忍以此相煩. 逕自寄去. (註五). 他去世了後我很少寫詩. 時常想起: "鍾子期死, 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那句話

由他弟弟定裕在元裕追思會所講懷念的話(註六),知他手足情深,非常細心體貼.我深感他對朋友也正是如此.他常將讀到的好詩句或特殊資料抄寫給我.包括醫病的經過,閱讀過的書籍雜誌.和他的部份詩文創作和深具紀念的文物(註七).我都好好保存.一天他將一份"李陵與蘇武詩三首"的紙交給我.一看知為古人惜別的詩.其中有『良時不再至,離別一須臾,...』我暗自吃驚.意識到他可能自知身體為病魔所纏.現在已是近八十的高齡.好朋友終有訣別的一天.詩中語句,代表他的話別之辭.全詩見後(註八).現在每一翻閱他贈送給我的文件,和其中十分工整的注釋說明,親切如見其人,回思往事,為之泫然.

註一:席謀曾在 CIVIL ENGINEERING CALALOG 1988 見到元裕所著 Elementary Theory of Structures Third Edition, 1988, Yuan-Yu Hsieh Professor Emeritus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書的詳細介紹.據悉元裕病後曾洽由一現在美國某大學任教的學生定期修訂,繼續風行出於世.

註二:梁佩璐兄寫過一本<一個美籍華人談新中國>(美國論壇出版社,1787).胡喬木訪美時見後大為欣賞.特別約談,建立友誼.回國後安排梁兄去大陸訪問.以後直到胡去世,常有書信往返.信中贈梁七言律詩如後:『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不將白髮歌黃落,貪伴青春事綠游.舊轍常慚輸折檻,橫流敢謝促行舟.江山是處勾魂夢,弦急琴摧志未酬』.

註二:羅貫中<三國演義>的開場白,詞曰:『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其中"是非成敗轉頭空"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現在讀來特別有意思.

註三:庚午(1990)和吳士選(俊升)師九秩自詩.選師原玉(序略):『浮生九十年,憂患少寧日,天佑徙播人,謝天惟合十.一生事教育,賢豪喜輩出,戰時廣弦誦,光陰爭寸隙,歲寒松柏姿,堅勁今如昔.雙壽逢時艱,未宜開筵席.述作百萬言,待正列東壁』.

文氏步原韻：『挺拔天地間，心皎如月日，盛德蓄精神，壽年登九十，少從哲士遊，異采驚藍出，遷播拯元元，時艱少間隙。海外喜仙居，伉儷情逾昔。絕學有傳人，絳帳無虛席，徵詩序生平，韻取東坡壁。』

註四：應徵香港大公報 "慶香港九七回歸"。鶴頂格七言律詩。入選於 <香港回歸詩詞三百首> 中第七十五頁。『香樹難忘屈辱哀，港輪尋泊萬商來，回思往事春雷隱，歸返家邦淑氣催。祖典堂皇文教遠，國威重振眾心開。昌明睿斷容雙制，盛世從今靠自培』。句首綴成 "香港回歸，祖國昌盛" 八字。

註五：元裕先後送給我的紀念文物有下述六類：第一類，為雜誌上登載他所撰寫或有關文章複製件。[計有：1. <秋天日記>，2. <論笑與笑聲達於戶外>，3. <應變書札之一>，4. <真善美三章>，4. <為留學生選宋詞>，5. <讀詩隨筆>，6. <答客問>，7. <東南大學滄桑>，8. <訂正謝元裕教授訪問記>，9. <謝冠生先生傳>，10.

<謝故教授承裕先生事略>，11. <母校史乘點滴>，12. <記重慶南開中學的集會> 等篇。]。第二類，為有關病情說明手寫文稿複製件。[計有：1. <養痾紀要>，2.

<心臟手術住院記>，3. <帶狀泡疹 (shingles) 三月小記>]。第三類，為詩詞，[計

有：1. 西江月詞一首(懷念)，2. 華盛頓州西山道即景五言律詩一首。3. 自尼加拉瓜大瀑布寄紐約諸友五言律詩一首。4. 歲暮金山灣獨眺集謝靈運句。5. 太平洋舟中五言絕句一首。6. 集句次韻寄阮公七律一首。7. 集句以東坡壁古風答贈某幼年同學。8. 次韻阮公祝壽。9. 和吳士選師九十自壽詩古風一首。10. 頌虞兆中師八十雙壽七言律詩有序。11. 題席謀 <海閩文集>。12. 病中吟七言絕句。第四類，

為自繪像，親筆手寫詩篇，古文抄寫，等珍品複製件。第五類，為閱讀時文剪貼複製件。<留情集> 是其中之一。對此元裕寫了如下序言：『這本小冊是從一堆塵封的剪報中選製而成。說實話我並無剪貼的嗜好或習慣，只不過興之所至，偶一為之而已。在台灣前後住了二十幾年。所剪存的計共不過六七十篇。寒儉可想。最近因清掃舊檔，即此亦難久留。但既已追隨多年，不忍遽捨。於是重又審閱一遍。保留這些比較簡短而又富趣味的文字共十六篇。合為一集。名之曰 "留情"。取其(剪)刀下留

情云爾』 第六類,其他. 包括一本關於他父親生平故事的小冊子. 書名: <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謝冠生先生的故事>

註六: 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 定裕在元裕喪禮告別儀式中的講話:

『我和二哥是非常親密的. 可是回過頭來想想, 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實在並不太多. 二哥比我大十一歲.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 就是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從小陪祖母在家鄉. 九歲時才和其他家人生活在一處. 那時他已在沙坪壩中央大學讀書. 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家. 等我到沙坪壩讀南開中學時, 他又已畢業, 徵召做翻譯官去了. 此後在南京我讀中學是住校. 到台灣後他又在台中及新竹工作. 一九五〇年他去美國留學以後, 我們就一直分住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在一起的時間雖然不長, 我們的確是十分親密的. 在重慶居住的時候, 每逢暑假他和大哥回家. 每天早上二哥總是帶我越過門前的小河溝, 到對面的山坡上一同去做早操, 深呼吸.

『二哥不但對我關切愛護, 對其他的弟弟妹妹也是如此. 他特別能體會瞭解我們有時會遇到的苦惱煩擾. 所以我們有什麼話總是找他來說. 記得在南京讀高中時, 有一陣, 也不記得為什麼, 不想讀書了. 大概是不能應付住宿學校與同學共同生活, 一定要回家去. 就是得二哥的勸慰鼓勵, 使我能繼續讀書而不輟學. 我現在也記不得他是如何勸慰我的. 不僅是我, 我們弟妹還有別人, 也曾一樣, 在關鍵時刻得過二哥的鼓勵與安慰.

『我今日的生活與事業也是深受二哥的影響. 我大學畢業, 一九五五年到 Brown University

讀研究院, 這一選擇決定了此後學習與工作的方向. 這 Brown University 的獎學金就是二哥代我申請的. 他那一年也剛好完成碩士學位. 似乎也曾考慮申請到 Brown 深造. 為了我他放棄了這個企圖. 我當時在台灣, 本來聽也沒聽過 Brown. 沒有二哥, 我可能會去別的學校. 我想我可能會走與現在不同的道路.

『二哥是十分體諒別人的. 當年他大學畢業時, 有公費及自費考試. 他與大哥為了不造成父親經濟上的難堪, 決定不報考自費留學考試. 後來不料自費留學也都可以

官價結匯,等於公費一樣.他的許多同學都考取了自費留學而到美國來.他卻因此而蹉跎了六七年之久.就像過去一年,他身心都有病,但看起來還好.我們勸他到香港或台灣與我們弟妹們一同住.但他大概自道身體已很弱,總是不答應.我想這也是體諒我們,恐給我們帶來麻煩.

『一九八二年二哥與二嫂搬到美國來.我們雖然分住東西兩岸,差不多每年總會聚首幾天.多半是在 Monterey Park.我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二哥總是給我喜歡吃的東西.或者他認為應該喜歡吃的東西.我們去香港後,也是每年回這個家至少一次.所以我總覺得我們常常在一起的.

『二哥是土木工程師,也是地木工程教育家.他於一九七?年在美國出版的 <結構基本理論> (Elementary Theory of Structures) 深受學生歡迎.因這是他自己因學經驗的結晶.許多著名大學包括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 (UC Berkeley) 都曾採用為教科書.一版,再版,而到前年 (1995) 已有四版.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還是很受歡迎的教科書.這書不但有中文版,又有了西班牙文譯本.以便利中南美洲的學生.但是二哥真是高於一般人的,還是他在文學和哲學方面的見解.他偶爾也寫一些散文,都是獨具慧眼.玲瓏剔透.可惜未能蒐集成書.他自視甚高,許多事不肯苟且.因此對世事,國事,對社會,雖有真知灼見,也沒有機會發揮.大概也是因為如此,他早就退隱到 Monterey Park 來了.許多年來他就以寫書讀書而自得其樂.

『三年前,他動過一次心臟手術,連帶的其他後遺症,就一直困擾他.最近一年尤其影響到他的情緒.身心都相當痛苦.在醫院的最後的日子,身體更是虛弱些,但心情看來是平靜多了.我們看到他最後能不太痛苦的,在親人的愛撫中,平靜的過去,覺得對他實在是一種解脫.雖然我們是多麼捨不得他離去.七十六年,該算是高壽了.他的一生,使得許多親近的人得慰藉和快樂.他的一生沒有虧負過什麼人.我覺得我們應該為他感到慶幸的.套一句國內常用的老話,"化悲痛為力量"我們是是會有力量好好活下去.』

註七：『元裕錄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席謀吟五絕及古風各一首誌感傷永思："世事經遷異，良朋疇昔殊，斯人斯疾苦，念念常相思"，"天佑吾友，期臻勿藥，日夜馳思，感懷疇昔"』。

註八：元裕贈詩之一：『席謀兄贈 <海閩文集>，敬題數語，以美其人其書："老人退休，頤養充實，既飽而嬉，誰肯執筆。唯此哲士，志慮不同，匪甘伏櫪，奮發為雄。身在海濱，心存故轍，鄉黨鄰里，左提右挈，上萬言書，蘇我民厄，直言無諱，純然本色。退而撰述，上下古今，斑駁瑰琦，被褐懷金，傳真付梓。校核精密，洋洋海閩，百川是集"』

元裕贈詩之二：『七絕二首：1.帶狀包疹三月未痊，醫謂已成慢性神經炎，感嘆率成一絕：包疹侵人乏預防，養疴添疾雪加霜，痛酸休問何時好，忍耐安心是醫方。2.足痛不良於行，蟄居書此遣悶，仍依原韻：老去真成不設防，天涯客旅兩鬢霜，心閑悠見山嵐好，伏櫪猶思騁四方。』 『席謀步原韻安慰：人生疾病本難防，應效梅枝耐雪霜，斂念安神忘苦惱，延年今世有良方。』